

空 幻 之 屋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向 农 译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第一章

星期五的早晨，六点十三分，露西·安格卡特尔睁开了她那蓝色的大眼睛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同往常一样，她立刻就完全清醒了，并且开始思考从她那活跃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头脑中冒出来的问题。她感到迫切需要同别人商量，于是想到了自己年轻的表妹米奇·哈德卡斯尔，昨天晚上才来到空幻庄园的年轻人。安格卡特尔夫人迅速地溜下床，往她那依然优雅的肩头披上一件便服后，就来到了米奇的房间。她是一个思维异常活跃的女人，按照她的习惯，已经在脑子里开始了这场谈话，并运用她那丰富的想象力替米奇设计了答案。

当安格卡特尔夫人推开米奇的房门时，这场谈话正在她的头脑中积极地进行着。

“那么，亲爱的，你一定也同意这个周末会有麻烦的！”

“ 嗯？哇哈！”米奇含糊不清地嘟囔着，迅速地从美梦中醒了过来。

安格卡特尔夫人走到窗前，敏捷地打开了百叶窗，并拉开窗帘，九月黎明那苍白的光芒便照了进来。

“小鸟！”她以极大的热情透过窗玻璃观察着外面。“多么甜美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喔，无论如何，天气不会有问题的。看起来好像已经放晴了，会是个好天的。如果有人屋里捣乱的话，就会把事情弄得更糟，肯定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。也许像去年玩圆形游戏一样，^①为着可怜的格尔达的缘故，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当时的行为。事后我对亨利说，这是我最考虑不周的地方——我们不得不邀请她。当然了，因为如果邀请了约翰而不邀请她的话，将是非常失礼的，但这确实使事情变得很难办——最糟的是，她是那么漂亮——有时的确很奇怪，任何一个长得像格尔达那样漂亮的人，都缺乏智慧。如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补偿原则的话，我认为并不公平。”

“你在说些什么呀，露西？”

“这个周末，亲爱的，明天将要来的人，我整晚都在想这件事，并且深深为之而困扰。同你讨论，对我来说真是一种解脱，米奇。你总是那么聪明，那么老练。”

“露西，”米奇严厉地说，“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”

“不太清楚，亲爱的。我从不过问，你是知道的。”

^① 圆形游戏，不分边或组，也不分人数的游戏。——译注。

“现在是六点一刻。”

“哦，天哪！”安格卡特尔夫人叫道，语调中却没有一丝悔悟。

米奇严厉地注视着她。露西是多么疯狂，多么不可思议！米奇心中暗想，我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容忍她！

然而即使她在心里对自己这么说，她也是知道答案的。当米奇看着她的时候，露西·安格卡特尔微笑着。米奇感受到了露西一生中都拥有着的那种超乎寻常的、无孔不入的魅力，即使现在，当她已年过六十，这种魅力依然没有从她身上消失。正因为如此，世界各地的人们，外国首脑，随军参谋，政府官员，忍受种种不便、烦恼和困惑。正是她行为中的那种孩子般的兴奋和欢乐，消解了人们的批评。露西只要睁大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，摊开柔弱的双手，嘟囔着：“哦！真是对不起……”一切不满就烟消云散了。

“亲爱的，”安格卡特尔夫人说，“我真的很抱歉。你应该早告诉我的！”

“我现在正在告诉你——但是太晚了！我已经完全醒过来了。”

“真是不好意思！但你会帮我的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关于这个周末吗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安格卡特尔夫人在米奇的床边坐下。米奇想，这可不像其他的什么人坐在你的床边，这就像一个仙女在此做短暂停留那样虚幻。

安格卡特尔夫人以一种可爱的、无助的姿势摊开了她那不断挥舞着的白皙的手掌。

“所有不合适的人都要来——不合适的人将聚集到一起，我的意思是——并不指他们个人本身。事实上他们都很迷人。”

“谁要来？”

米奇抬起结实的手臂把浓密的头发从额前撩开。那种虚幻的美妙感觉消失了。

“嗯，约翰和格尔达。我的意思是，约翰是个讨人喜欢的人——很有吸引力。至于可怜的格尔达——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大家必须对她友好。非常，非常友好。”

由于被一种模糊的、本能的反抗所驱使，米奇说：

“哦，得了，她不像你说的那么糟。”

“哦，亲爱的，她是那么凄婉动人。那双眼睛。她似乎从不理解人们所说的每一个字。”

“她是不理解，”米奇说，“不理解你所说的——但我不是在责备她。你的脑袋，露西，转得太快，要跟上你的谈话，思维跳跃太大。事物之间所有联系的环节都被你省略了。”

“就像一只猴子，”安格卡特尔夫人含糊地说。

“除了克里斯托夫妇之外，还有谁要来？我猜，有亨里埃塔吧？”

安格卡特尔夫人露出了笑容。

“是的——我真的觉得她是一座力量之塔。她总是这样。你是知道的，亨里埃塔的确很和善——一点儿也不盛气凌人。她会给予可怜的格尔达很多帮助的。去年她让人感到惊讶。当时我们玩了一些五行打油诗的文字游戏，当我们已经完成，并念出结果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可怜的格尔达竟然

还没开始。她甚至弄不明白这些游戏是怎么回事。真是糟透了，难道不是吗，米奇？”

“为什么人们都要到这儿来，同安格卡特尔家的人呆在一起，我不明白。”米奇说，“那些脑力劳动，圆形游戏，还有，你那独特的谈话方式又会如何呢，露西。”

“哦，亲爱的，我们会努力的——对于可怜的格尔达来说，这些一定是令人憎恶的。我常想如果她有一点儿勇气的话，她可以呆在别的地方——然而，那可怜的人儿还在那儿，看上去，迷惑不解，而且——相当——沮丧，你是知道的。而约翰则是那样不耐烦。我简直想不出怎样才能使情况重新好起来——就在那时，我感到对亨里埃塔是那样地感激。她转向格尔达，向她询问她身上穿的一件套头毛衣——真是一件可怕的东西，颜色是那种褪色的莴苣绿——看上去太掉价，就像是在旧货拍卖时买来的。亲爱的——格尔达立刻容光焕发，似乎是她自己织的，亨里埃塔问她花样，格尔达看上去是那么的高兴和自豪。这就是我所说的亨里埃塔，她总能做出这类事。这是一种技巧。”

“她把麻烦都赶跑了。”米奇慢条斯理地说。

“是的，而且她知道该说些什么。”

“啊，”米奇说，“但事情要比你说的复杂。你知道吗？露西，亨里埃塔的确织了一件那样的套头毛衣！”

“哦，我的天哪，”安格卡特尔夫人的态度严肃起来，“穿了吗？”

“穿了。亨里埃塔做事总是做到底的。”

“非常难看吗？”

“不。穿在亨里埃塔身上很好看。”

“喔，当然会这样的。这就是亨里埃塔和格尔达之间的差异。亨里埃塔做的每件事都那么出色，最终总是那么正确。她几乎精通每样事，就像什么都是像她的专业一样。我敢断言，米奇，如果有人能帮我们顺利度过这个周末的话，那个人一定会是亨里埃塔。她将友好地对待格尔达，逗亨利开心，还会使约翰有一副好脾气，并且我肯定她将对戴维最有帮助的人。”

“戴维·安格卡特尔？”

“是的。他刚从牛津回来——也许是剑桥。处在这个年龄的男孩非常难办——特别是当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。戴维就很有脑子。人们希望他们能等到年纪再大些的时候，再拥有那么多的智慧。事实上，他们总是那样躁动，咬自己的指甲，看上去有那么多缺点，有时他们还长了喉节，他们要么默不作声，要么大声叫嚷，总是充满了矛盾。在这点上，正如我所说的，我依然信任亨里埃塔。她很有策略，总能提出恰当的问题。作为一个女雕塑家，他们会尊敬她的，尤其是因为她从不塑一些动物或是小孩的头像，而是创作一些前卫的东西，就像去年她在新艺术家展览馆展出的，那个用金属和石膏塑成的、古怪的玩意儿。它看上去更像是希思·罗宾逊画的梯凳。①它名叫《上升的思想》——或类似的什么名字。它就是那种能够影响像戴维那样的男孩的东西……我个人认为那是件很愚蠢的东西。”

① 希思·罗宾逊，英国的一个漫画家。——译注。

“亲爱的露西！”

“但亨里埃塔的某些作品，我觉得还是蛮可爱的，比如那个《低垂的槐树》。”

“亨里埃塔是有一点儿天才，我认为。她还是一个非常可爱和招人喜欢的人。”米奇说。

安格卡特尔夫人站起身来，又移到窗前。她心不在焉地玩弄着窗帘的绳子。

“窗帘上为什么会有橡子，真怪？”她嘟囔着。

“别扯远了，露西。你到这儿来是为了谈论周末的事情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焦心。如果你尽力的话又会有什么麻烦呢？”

“嗯，有一件事，爱德华要来。”

“哦，爱德华。”米奇说出这个名字后沉默了半晌。然后她轻轻地问：

“为什么你这个周末要邀请爱德华呢？”

“是，他自己想来。他打电报问我们是否可以邀请他。爱德华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你是知道的。那么敏感。如果我们回电说‘不行’，他也许永远不会来了。”

米奇点了点头。

是的，她想，爱德华的面孔刹那间清晰地浮现在她眼前，那是张非常可爱的脸。一张有着露西那种虚幻的魅力的脸，温柔、冷漠、嘲讽……

“亲爱的爱德华。”露西说，应和着米奇头脑中的想法。她不耐烦地继续着：

“要是亨里埃塔下决心嫁给他，该有多好。她真的很喜

欢他，我是知道的。如果他们曾在某个没有克里斯托夫妇在场的周末来到这里的话……事实上，约翰·克里斯托总是给予爱德华最不幸的影响。约翰和爱德华是两个极端，你明白我所说的吗？”

米奇又一次点了点头。

“我不能推延对克里斯托夫妇的邀请，因为这个周末是早就安排好的。但我的确感觉，米奇，一切都会很麻烦，戴维将会怒目而视和咬指甲，我将尽量不使格尔达感到与周围格格不入，约翰是如此热情而爱德华又是如此消极——”

“布丁的成分并不像人们所希望的。”米奇低语道。

露西冲着她笑了。

“有时，”她沉思着说，“事情本身很简单。我邀请了那个侦探这个星期天来吃午饭。这样会使大家感到意外，你说是吗？”

“侦探？”

“他长得像一只鸡蛋，”安格卡特尔夫人说，“他曾在巴格达处理一些事情，而当时约翰是高级专员。或许是在那之后，我们邀请他和一些其他的工作人员吃饭。我记得他穿着一套白色的帆布衣服，扣眼里别着一枝粉色的花，脚上是一双黑色的漆皮鞋。对此我记得不太多了，因为我从不认为谁杀了谁是件很有趣的事。我的意思是，人一旦死了，死因似乎就并不重要了，而且对此大惊小怪显得很愚蠢……”

“但是你这儿有什么案子吗，露西？”

“哦，没有，亲爱的，他住在一间俗气的农舍里。那儿阳光当头，满地水管，设计糟透了的花园。伦敦人就喜欢这类

东西。一个女演员住在另外一座里，我确信。他们并不会长期住在这儿。”安格卡特尔夫人漫无目的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“我敢断言这使他们开心。米奇，亲爱的，你对我这么有帮助，你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我不认为我对你很有帮助。”

“哦，难道不是吗？”露西·安格卡特尔显得很惊奇，“那么，你现在好好睡一觉，别起来吃早饭了。当你起床后，一定要像你以往那样天然去修饰。”

“天然去修饰？”米奇看上去很惊奇，“什么？哦！”她大笑着。“我明白了！你真坏，露西。也许我会收拾你的。”

安格卡特尔夫人笑着出去了。当她经过敞开的盥洗室门时，一眼看到了水壶和煤气炉。

人们喜欢喝茶，她是知道的——米奇几个小时后才会被叫起来。她可以为米奇泡一些茶。她把水壶放在炉子上，继续沿着走廊往前走。

来到她丈夫的门前她停住了，转了转门把手。但是亨利·安格卡特尔爵士，一个能干的行政长官，他不希望在睡晨觉时被打扰。门是锁着的。

安格卡特尔夫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站在敞开的窗前，向外望了一会儿，打了一个哈欠。她回到床上，脑袋贴在枕头上，两分钟后就像个孩子似的睡着了。

浴室中，水壶里的水沸腾了，并且继续沸腾着……

“又一个小壶报废了，格杰恩先生。”女仆西蒙斯说。

管家格杰恩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那满头灰发的脑袋。

他从西蒙斯手中接过烧坏了的水壶。走向餐具室，从碗

柜底层拿出了一個新水壶，他在那儿儲存了半打水壺。

“ 給你，西蒙斯小姐。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的。 ”

“ 夫人经常做这类事吗？ ” 西蒙斯问。

格杰恩叹了口气。

“ 夫人， ” 他说， “ 既好心又健忘，如果你明白我所说的。但是在这座房子里， ” 他继续说， “ 我照管每一件事，尽最大可能地使夫人不会烦恼或担忧。 ”

第二章

亨里埃塔·萨弗纳克捏起一团粘土，轻轻拍到合适的位置上。她正以敏捷而熟练的技巧塑一个女孩的头像。

在她的耳边，有人在轻声地抱怨，但她并没有听进去。

“我的确认为，萨弗纳克小姐，我十分正确！‘真的吗，’我说，‘这就是你将要采取的办法！’因为我确实认为，萨弗纳克小姐，一个女孩奋力反击这类事情是她应该做的——如果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。‘我还不习惯，’我说，‘听到说我的那样的话，我只能说你一定有一个非常肮脏的想象！’人们当然憎恶不愉快的事物，但我真的认为我奋力反击是对的，你不这样认为吗，萨弗纳克小姐？”“哦，绝对如此，”亨里埃塔说。她的声音中带有一种热诚，使非常熟悉她的人怀疑她并没有在认真地听。

“‘如果你的妻子说出那种话，’我说，‘那么，我肯定我

对此无能为力！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萨弗纳克小姐，但似乎是无无论我去哪儿都有麻烦，我肯定这不是我的过错。我的意思是，男人们是那么多情，不是吗？”那个模特发出了一阵轻轻的银铃般的娇笑。

“真可怕，”亨里埃塔眯着眼说。

“真可爱，”她在想。“眼睑下的平面真可爱——而其余的平面都将在这儿和它会合。下巴的角度错了……必须刮掉重来。这真难处理。”

她大声地用她那温和的、同情的声音说：

“那对你来说一定是最困难的。”

“我真的认为嫉妒的人太不公正，萨弗纳克小姐，她们是那样狭隘。这就是妒忌。就因为有些人比她们长得漂亮，比她们年轻。”

亨里埃塔正忙着塑造下巴，心不在焉地答道：“是的，当然。”

她在很多年以前就练就了一种排除干扰的能力，把自己的头脑紧紧地关在密闭防水的舱室里。她能够在玩一局桥牌，进行一场充满智慧的谈话，写一封明确指导的信，或别的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只用一小点儿精力去应付。她现在正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她塑造的《瑙西卡》^①的头部，那些浅薄的喋喋不休的话语一点也不会影响她的工作。她毫不费力地维持着这场谈话。她已经习惯了那些想说话的模特。很

^① 瑙西卡，古希腊史诗《奥德赛》中阿尔喀诺俄斯王的女儿，曾给予困难中的奥德赛以帮助。——译注。

少有职业模特这样——都是些业余模特，对四肢被迫一动不动感到不自在，作为补偿，就会滔滔不绝地自我暴露。于是亨里埃塔身体中那不清醒的一部分倾听着，并回答着，然而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真实的亨里埃塔评论道：“粗俗、卑鄙、仇恨的小东西——但是什么样的眼睛呢……可爱的可爱的可爱的眼睛……”

她忙于塑眼睛的时候，她允许那个女孩说话。而当她进行到嘴部的时候，她会要求她保持安静的。那浅薄的一连串的仇恨将会通过那些完美的曲线来体现，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可笑。

“哦，该死的，”亨里埃塔突然感到一阵狂乱，她想，“我正在毁掉眉毛的弧度！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我过于强调了骨骼——它微微突出但不过分……”

她皱着眉头，从塑像那儿走到那个站在平台上的模特的面前。

多丽丝·桑德斯继续说：

“‘喔，’我说，‘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的丈夫不能送我礼物，如果他愿意这么做的话，而且我认为，’我说，‘你不应当做出那种暗示。’那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手镯，萨弗纳克小姐，真的十分可爱——当然，我敢断定那个可怜的家伙不可能真负担得起，但我还是认为他真好，当然我是不会把手镯还回去的！”

“别还。别还，”亨里埃塔嘀咕着。

“我们之间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有些什么——任何肮脏的东西，我指的是——没有一点儿那种东西。”

“是的，”亨里埃塔说，“我确信不会有的……”

她的眉头展开了。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，她一直狂热地工作。当她不耐烦地用一只手撩头发的时候，粘土弄脏了她的前额，粘到了她的头发上。她的眼睛中有一种不易觉察的凶光。它就要来了……她将得到它……

几个小时之后，她将从痛苦中解脱——那种最近十天以来一直在她心中滋长的痛苦。

瑙西卡——她曾一度就是瑙西卡，和瑙西卡一起起床，吃早饭，外出。在一种兴奋的不安中沿街游荡，除了一张依稀在她的思想和眼里飘荡的美丽的茫然的面庞外，她不能注意任何东西——那张脸盘旋不去，但却看不清楚。她曾看过几个模特，但都感到不满意……

她想要某种东西——某种能使她开始的东西——某种能够带给她活生生的幻想的东西。她曾走了很远，感到疲惫不堪，并正在接受现实。折磨着她的是那种迫切的持续不断的渴望——去发现——

她行走的时候，眼中流露出一种盲目的神情。她看不到她周围的任何事物。她在努力——努力使那张脸更近些……她觉得恶心，难受，不幸……

就在那时，她头脑中的幻象突然清晰起来，并有着一双她曾看到过的普通人的眼睛，她曾心不在焉地登上一辆公共汽车，毫不在意它开往哪里，而她就坐在她的对面——她看到了——是的，瑙西卡！一张前额稍短的孩童般的面孔，半张的嘴唇和眼睛——可爱的，空洞的，茫然的眼睛。

那个女孩到站后下车了，亨里埃塔尾随着她。

她现在十分镇静和有条理。她已得到了她想要的——那种因寻找受挫而产生的痛苦结束了。

“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是一个职业雕塑家，坦白地说，你的头部正是我一直所寻找的。”

她友好、迷人而又不容置疑，因为她知道当她想要某种东西的时候该如何去做。

多丽丝·桑德斯则表现得疑惑、吃惊和得意。

“哦，我不知道，我肯定。如果你需要的正是我的头的话。当然，我从未做过模特！”

犹豫了一会儿，她提出了要求。

“当然我会坚持要求得到应有的职业酬金的。”

于是瑙西卡就出现在这儿，站在平台上，因自己富有吸引力而得意，并获得永生（虽然和她在雕塑室里看到的亨里埃塔的作品模型并不十分相像！），她很高兴将自己的个性暴露给一个富于同情心，注意力如此集中的听众。

桌上的模型旁边，放着她的眼镜……由于虚荣心，她并不常戴这副眼镜，宁愿有时几乎像瞎子似地摸索前进。她曾向亨里埃塔承认，摘下眼镜后她几乎看不到前面一码远的东西。

亨里埃塔理解地点了点头。她明白了空洞可爱的目光够产生的生理方面的原因了。

时间在流逝。亨里埃塔突然放下手中的雕塑工具，伸展了一下她的胳膊。

“好了，”她说，“结束了。我希望你不是太累吧？”

“哦，不累，谢谢你，萨弗纳克小姐。我觉得很有趣。真

的完成了——这么快？”

亨里埃塔笑了。

“哦，不，实际上并没有完成。我还得做很多工作。但是有关你的部分已经完成了。我得到了我想要的——大块面结构出来了。”

那个女孩慢慢地从平台上下来。她戴上了眼镜，立刻，她脸上的那种茫然、纯洁的魅力无影无踪了，剩下的只是一种放荡、廉价的漂亮。

她走过来站到亨里埃塔的身边，观看着粘土模型。

“哦，”她怀疑地说，声音中充满了失望，“它并不很像我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亨里埃塔微笑着：

“哦，是不像，这不是一幅肖像。”

实际上，几乎没有一点相似之处。正是眼睛的框架——脸颊骨的线条——被亨里埃塔看作是关于《瑙西卡》的构想的基本主旨。这不是多丽丝·桑德斯，而是一个茫然的像一首诗样的女孩。她的嘴唇张开着，就像多丽丝那样，但这不是多丽丝的嘴唇。它们是能够说出另一种语言，表达出那种绝不属于多丽丝的思想的嘴唇——

没有一处面部器官清晰地刻画好。这是记忆中的瑙西卡，而不是看到的……

“那么，”桑德斯小姐怀疑地说，“我猜想当你再工作一段后，它看起来会好些……你真的不再需要我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谢谢您，”亨里埃塔说（感谢上帝，我不再需要了！她的内心深处这样说道。），“你简直棒极了。我非常感